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六目錄

賀劉守唐務到任啓

復修撰宮觀謝沈相該啓 沈該歸安人

回莫守賀正啓 即伯虛

與湖守趙中大三首

與鎮守劉侍郎 字季高○名岑述曾孫寓溧陽

與葉左丞 名夢得烏程人

慰鄭長卿二帖 爲郡中卜塋地

葉夢得 見前

上徽宗奏

東老祠堂碑記

劉安世

論盧秉責命不當事 盧秉華之子

汪藻

御營左軍都統制江淛制置使韓世忠除檢校少

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加食邑食

實封制

吳玠莫儔散官安置制

行知杭州葉夢得復待職制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六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六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衮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類證活人書序

朱肱

傷寒諸家方論不一獨伊尹仲景之書猶六經也其餘諸子百家時有一得要之不可爲法又況邪說妄意世業名家規利雖厚因果歷然特以伊尹湯液仲景經絡常人難曉士大夫又以藝成而下恥而不讀往往倉卒之際束手待盡卒歸之於命而已世人知讀此書者亦

鮮縱欲讀之又不曉其義況又有好用凉藥者如附子硫黃則笑而不喜用雖隆冬使人飲冷服三黃圓之類有好用熱藥者如大黃芒硝則畏而不敢使雖盛暑勸人炙煨服金液丹之類非不知罪福偏見曲說所趣者然也陽根於陰陰本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是故春時氣溫當將理以凉夏月盛熱當食以寒君子扶陰氣以養陽之時也世人以爲陰氣在內反抑以熱藥而成癃痢脫血者多矣秋時氣涼當將息以溫冬時嚴寒當食以熱君子扶陽氣以養陰之時也世

人以陽氣在內乃抑以凉藥而成吐痢腹痛者多矣伐
本逆根豈知天地之剛柔陰陽之逆順求其不夭橫也
難矣偶有病家曾留意方書稍别陰陽知其熱證則召
某人以某人善醫陽病知其冷證則召某人以某人善
醫陰病往往隨手全活若病家素不曉者道聽泛請委
而聽之近世士人如高若訥林億孫奇龎安常皆惓惓
於此未[illegible][illegible]之徒不詢且駭也僕因閒居作爲此書
雖未能盡窺伊尹之萬一庶使天下之大人無夭伐老
不哭幼士大夫易曉而喜讀漸浸積習人人尊生豈曰

小補之哉仲尼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學者不以為鄙然後知余用意在此而不在彼大觀元年正月望前

進士朱肱序

僕乙未秋以罪去國明年就領宮祠以歸過方城見同年范內翰云活人書詳矣比百問十倍然證與方分為數卷倉卒難檢耳及至睢陽又見王先生活人書京師京都湖南福建兩浙凡五處印行惜其不曾校勘錯誤頗多遂取繕本重為參詳改一百餘處命工於杭州大隱坊鏤板作中字印行庶幾緩急易以

檢閱然方術之士能以此本游諸聚落悉爲改正使人讀誦廣説流布不爲俗醫妄投藥餌其爲功德獲福無量政和八年季夏朔朝奉郎提點洞霄宮朱肱重校證

青詞　朱肱

竊以神農嘗藥伊尹論方證順陰陽雖克求於民瘼時無疫癘蓋有賴於神休瞻彼旻穹哀此黎庶伏念臣浪遊東土空閱流光夜聞經國之謀端議濟人之術冥冥長夜儕横死之無辜斷斷窮年矧餘生之多病自朝及

夕考古驗今首尾幾二十一年前後僅九萬餘字焦心借前絕筆青編原其微功實自潛祐屬成書之將上爰奏牘以先天恭即蘭塲肆陳醮席冀九天之降鑒祈萬宇於康寧仰獲證明庶傳永久

進活人書表　朱肱

臣聞鍾山非矯幽人躡屩於深林衡岳雖遥志士獻書於北闕蓋行藏之有數非狂狷所能知中謝伏念臣出自湖壄之微嘗奉大廷之對昔爲冗吏今作閒人乃因三餘著成百問上稽伊尹湯液之論下述長沙經畧之

之詮次無差撥羅殆盡從微至著蓋不可加亘古及今實未曾有載在簡冊圖之丹青思欲膠口而不傳大懼利已而無益恐先朝露虛棄寸陰學古入官既無補於國論博施濟衆庶或廣於仁風伏惟皇帝陛下經緯之文出自天縱紀綱之治成於日躋疆宇開拓於版圖絃歌洋溢乎天下棲神內景屬意生民收拾人材凡片善寸長皆有所用勤卹民隱雖沉痾垂老各安其居玉燭亘天以流離朱草填廷而委積滋恩滂沛溫詔下寧致茲丘園一介之愚亦効涓埃萬分之助廣明大道敷奏

爾文楊雄所懷以既章蔡澤沒齒而無憾重惟道途脩阻巾笈護持未免客嘲焉令鬼泣顧因果之有在兹俯仰而不慚儻合宸衷自磬輿議特羈縻於丹寵徒景仰乎公車謹遣男遺直賫臣所撰書一函八冊共二十卷躬詣撿院投進以聞委有觀采伏乞宣付國子監印造頒行如臣學植淺陋遠戾於經郎乞委官參詳然後布之天下以福羣生政和元年正月一日奉議郎致仕臣朱肱謹上

謝啟　　朱　肱

命出于中恩歸有自藝成而下惟濟世可以無嫌祿在其中苟爲貧有何不可如肱者瞿聃遮眼醫卜藏身十載投閒憐桑麻之已長一鄣就列媿松菊以難存方將穿鑿池以灌園安丹竈而息火掃除伎倆淘汰因緣不廢湯液之言偶合春秋之法道俗交慶魚鳥亦驚龍光祇荷於殊恩陶冶實資於大化此葢伏遇太師相公無心造物有意爲民以人物升沉爲深憂以世諦俯仰爲可媿苟有一得不問其他致茲流落之餘亦在使令之數敢不激昂晚節籌策下愚稽首傾心豈特平日之師

仰斷臂扶目蓋將投老以依歸

酒經　　　　朱肱

酒之作尚矣儀狄作酒醪杜康秫酒豈以善釀得名蓋抑始於此邪酒味甘辛大熱有毒雖可忘憂復能作疾所謂腐腸爛胃潰髓蒸筋而劉詞養生論酒所以醉人者麴蘖之氣故耳麴蘖氣消皆化爲水昔先王誥庶邦庶士無彝酒又曰祀茲酒天之命民作酒惟祀而已六彝有舟所以戒其覆六尊有罍所以禁其淫陶侃劇飲亦自制其限後世以酒爲漿不醉反耻豈知百藥之營

黃帝所以治疾邪大率晉人嗜酒孔羣作書族人今得秫七百斛不足了麴蘗事王忱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至於劉殷嵇阮之徒尤不可一日無此要之酣放自肆托於麴蘗以逃世網未必真得酒中趣爾古之所謂得全於酒者正不如此是知狂藥自有妙理豈特澆其礧磈者邪五斗先生棄官而歸耕於東皋之野浪遊醉鄉沒身不返已謂結繩之政已薄矣雖黃帝華胥之遊殆未易過之繇此觀之酒之境界豈餔歠者所能與知哉儒學之士如韓愈者猶不足以知此反悲醉鄉

之徒爲不遇大哉酒之於世也禮天地事鬼神鄉射之飲鹿鳴之歌賓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自縉紳下逮閭里詩人墨客樵夫漁父無一可以缺此投閒自放披襟露腹便然酣臥於江湖之上扶頭解酲避道術之士鍊陽消陰饑腸如筋而熱穀之液亦不能去惟胡人禪律以此爲戒嗜者至於濡首敗性失理傷生往往屏爵棄巵焚罍折榼終身不復知其味者酒復何過邪平居無事汙尊斗酒發狂蕩之思助江山之興亦未足以知麴蘖之力稻米之功至於流離放逐秋聲暮雨朝登糟丘暮

遊魑封禦魍魅於烟嵐轉炎荒爲淨土酒之功力其近於道邪與酒遊者警懼交於前而不知視窮泰違順特嚴爭爾彼饑餓其身焦勞其思牛衣發兒女之感澤畔[illegible]悴之色又烏足以議此哉鴟夷丈人以酒爲名含垢受傳與世浮沉而彼騷人高自標持分别黑白且不足以全身遠害猶可以爲惟我獨醒善乎酒之移人也慘舒陰陽平治險阻剛愎者薰然而慈仁懦弱者感慨而激烈陵轢王公詡笑妻妾滑稽不窮斟酌自如識量之高風味之微足以還澆薄而發猥瑣豈特此哉夙夜

在公有駜豈樂飲酒魚藻酌以大斗行葦不醉無歸君臣相過播於聲詩亦未足以語太平之盛至於黎民休息日用飲食祝史無求神具醉止斯可謂至德之世矣然則伯倫之頌德樂天之論功蓋未必有以形容之矣其道深遂非冥搜不足以發其義其術精微非三昧不足以善其事昔唐逸人追述焦革酒法立祀配享又采自古以來善酒者以爲譜雖其書脫畧卑陋闇者番湎酣適之士口誦而心醉非酒之董狐其孰能爲之哉昔人有齋中酒廳事酒猥酒雖以麴蘗爲之而有聖有賢

清濁不同周官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歲終以酒式誅賞月令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熺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六者盡善更得醯漿則酒人之事過半矣周官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飫醷入于酒府而漿最為先古語有之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說文酒曰酘酘者壞飯也酘者老也飯老即壞飯不壞則酒不甜又曰烏梅女麲胡板反甜醹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麴之於黍猶鉛之於汞陰陽相制變化自然春秋緯曰麥陰

也黍陽也先漬麴而投黍是陽得陰而沸後世麴有用藥者所以治疾也麴用豆亦佳神農氏赤小豆飲汁愈酒病酒有熱得豆爲涼使硬薄者得之少蘊藉耳古者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清在下而酒以醇厚爲上飲家須察黍性陳新天氣冷煖春夏及黍性新軟則先湯平聲而後米酒人謂之倒湯去聲秋冬及黍性陳硬則先米而後湯酒人謂之正湯醞釀須臾酴米偷酸說文酴米酒母也酴音途投醹偷甜浙人不善偷酸所以酒熟入灰北人不善偷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憹桓溫所謂青州從事平原

晳鄙者此也酒其易釀味辛難醞釋名酒者酉也酉者陰中也酉用事而爲收也用而爲散者辛也酒之名以其辛爲義金木間隔以土爲媒自酸之甘自甘之辛而酒成焉（酴米所以要酸 投醹所以要甜）所謂以土之甘合木作酸以木之酸合水作辛然後知投者所以作辛也說文投者再釀也張華有九醞酒齊民要術桑落酒有六七投者酒以投多爲善要在麴力相及醸酒所以有[illegible]酒亦以其再投故也過度亦多失尤忌見日若太[illegible]多不中後魏賈勰亦以半夜蒸炊昧旦下釀所謂以陰制陽

其義如此著水無多少拌加黍麥以勻為度張籍詩釀酒愛乾和即今人不入定酒也晉人謂之乾榨酒大抵用水隨其湯（去聲）黍之大小斟酌之若投多水寬亦不妨要之米力勝於麴麴力勝於水即善矣北人不用酵祇用刷案水謂之信水然信水非酵也酒人以此體候冷煖耳凡醞不用酵即難發醅來遲則腳不正祇用正發酒醅最良不然則掉取醅面絞令稍乾和以麴蘗掛於衡茅謂之乾酵用酵四時不同寒即多用溫即減之酒人冬月用酵緊用麴少夏月用麴多用酵緩天氣極熱

瓮於深處冬月溫室多用氊毯圍繞之語林云抱瓮冬醪言冬月釀酒令人抱瓮速成而味好大抵冬月蓋覆即陽氣在內而酒不凍夏月閉藏即陰氣在內而酒不動非深得卯酉出入之義孰能知此哉於戲酒之梗槩曲盡於此若夫心手之用不傳文字固有父子一法而氣味不同一手自釀而色澤殊絕此雖酒人亦不能自知也

讀北山酒經詩序　　李保

大隱先生朱亦中壯年勇退著書釀酒僑居西湖上而

老焉屬朝廷大典醫學求深於道術者爲之官師乃廼公爲博士與余爲同僚明年亦中坐書東坡詩貶連州又明年以宮祠還未至余一夕夢中相過且誦詩云投老南還娛轉蓬會令淨土變炎風由來穉許栖中物萬事從渠醉眼中明日理書帙得亦中北山酒經法而讀之蓋有禦魑魅於烟嵐轉炎荒爲淨土之語與夢相符余甚異乃作此詩以志之他時見亦中當以是問之其眞夢乎非耶政和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

赤子含德天所鈞日漸月化滋澆淳惟帝哀矜憫下

氏爲作醪醴授其眞炊香釀玉爲物春投醽醁米授之神成此美祿功非人酬適安在味丼辛一醉徑與義皇隣蕭然剛愎皆慈仁陶冶窮愁孰知貧須德不獨有伯倫先生作經賢聖分獨醒正似非全身德全不許世人間夢中作詩語深覩不願萬戶誤國息乞取醉鄉作封君

賜尹焞爲和靖處士制　劉珏

勅西京布衣尹焞慶曆間有賢臣焉朕不及見也每覽國史高其[illegible]爾能力學操行以世其家丼貧守約不

競榮利是亦可嘉矣用錫美名式勸頽俗爾其以行義
教鄉里使有矜式焉則予惟爾嘉可特授和靖處士

陳十開端疏　　　　劉　珏

陛下即位龍御筆止營繕黜佞幸詘虛誕戢內侍之權
開言者之路命令既當未嘗數改任用既公率皆稱職
賞必視功政必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徯太平也比
者內降鼓出三省罕有可否此御筆之開端也教子弟
既有其所又徽而新之長入祗候之班勢若可緩急而
成之此營繕之開端也河陽付之庸才涇原委之貪吏

此任用失當之開端也花石等濫賞既治復止馬忠統兵累行累召此命令數易之開端也三省密院議論各有所見啓擬各舉所知特不同不比之說忘同寅協恭之誼此大臣不和之開端也內路之帥擅作聖旨指揮行郡之守稱爲外任監當此臣下誕謾之開端也董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者分爭殿廬此內侍恣橫之開端也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繳臺諫言事失當率責爲遠小監當此言路壅塞之開端也恤民之詔累下未可行者多是爲空文無實德此政事失

信之開端也隨龍第賞冠帶之工亦推恩金兵扣關禮房之吏亦進秩此爵賞僭濫之開端也是十者雖未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見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遺中書舍人鄒浩書　　劉　珏

公始爲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宮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踰曩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

翰林莫公內外制序

孫覿

政和二年春徽宗策進士於廷今翰林學士莫公擢第一年二十有二矣居亡幾公之皇考少卿公以兵部外郎從卿貳奏殿上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庭徽宗望見公顧謂少卿曰某朕所親擢條奏數千言俊邁過人老於文學者所不逮而人物秀整亦可喜卿可謂能教子矣嘉嘆久之少卿頓首謝公既自以布衣發策魁天下親天子爲知己挺立縉紳間益自重澹然無所詣已乃登册府尚符璽爲柱下史且大用矣宰相終以

不附已斥公于外而少卿亦下世更六七年召還爲國子司業試中書舍人入翰林爲學士詔令坦明一時巨公以文章自名如王履道翟公孫者皆嘆異之余一日過公公出內外制凡若干篇屬余爲之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能傳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自唐以來常楊燕許之倫號稱大手筆者固不乏人若夫得于心應于手朝出九重暮行萬里風動草偃山鳴谷應人人曉然如推赤心置於其腹中

惟陛宣公一人爲然公學力雄贍思致逸發落筆千言紛然溢出若有所相自宣和訖靖康大典册多出公手四方傳誦號爲稱職余嘗見宣和間詞臣草後宮書命莫有當上意者制詞往往多自中出徽宗進二婕妤會公當制是夕御札遽進告甚急翌日對輔臣稱善有詞烜得人之語已而選用從臣押皇子生日賜物上曰無踰儀矣遂命公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分直朝廷有大除拜過三制而上則併召二員者謂之雙宣公嘗以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一夕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

是以危公公解衣据案一揮而就宣制之日公適入對淵聖嘉嘆久之經數日宸筆下中書命公爲翰林學士敏初欲抑公而更進於是慙沮失色其之仕與公並時而公爲先達去國二十年每讀公書兩朝文物之盛炳然在目叙事詳實不侈不浮蓋孔子所謂辭達者遂論次以爲公書首云

按儔一賣國賊也録之榮其遇者深其罪

丹陽集序　　孫覿

孔子之徒三千設四科列顏閔以下十人而文學政事

雖游夏求由之賢不可得而兼也將相大臣端委一堂
折衝萬里以身進退爲國輕重其視文章一小伎耳固
無羨於空言儒學之士奮身事主以就功名時命大謬
則退處一室著書立言張皇大中啓悟後覺雖不見於
事業亦足以不朽矣二者不可得而兼亦其勢然歟左
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冊陽葛公自髫丱以奇童名里
中年十六隨計詣京師連三薦至禮部遂收其科文節
林公子中愛其文薦試學官公以詩書禮三經應詔又
試宏詞皆中第一於是名聲隱然動京師始去州縣更

內外學官之選校中祕書入尚書為郎當是時天子輯
瑞應蒐講彌文報禮上下四方以待瑞來告者不可勝
數大臣表賀皆出公手瓌奇英麗獨步一時公卿大夫
交口讚嘆謂公郎日典司制命施之朝廷薦之郊廟以
追湯般周誥商詩魯頌之作稍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
擢大司成遂躋法從會新宰相用事與公有連補郡去
國公聰明疏達典數大州首除二南獨之亂治者寘
諸法然後簡節疏目以柔道理之而尤詳於折獄躬自
臨聽不以屬吏往往得其情於片言以故所治多平反

無侵寃者燕山之役詔州縣率免夫錢而以乏軍興俟官吏之不如詔者公時守潤度六縣民力所堪奏蠲其半潤人至今思之公施於政事又如此既沒有司議行易名以道德博聞曰文安樂撫民曰康公應二法謚曰文康政事文學可謂兼得之而卒不大用可爲天下惜者也公之子吏部侍郎立方裒次公詩文八十卷號文康葛公丹陽集自天德地業五材萬物變化隱顯鉅細之變世治亂人賢不肖事之得失是非興壞之理盡載此書而尤喜爲詩喜怒窮泰悲憂愉佚陵高眺遠飲酒

歌呼纚然有觸於中則大篇長句援筆立成不改定一字非如前世之士以一能一技列於儒林者比也其與公同州里視公爲前輩盛德而與公羣從游最久故蓄公詩文爲多按今所藏猶有在八十卷之外者侍郎公方紀次別集未出也殘年投老復睹鉅麗如獲拱璧三歎之餘乃序次以爲公書首公諱勝仲字魯卿常州江陰縣人遺奏上聞特進云葛爲郡守四流寓

梅露堂記　　孫覿

吳興莫公以尚書刑部員外郎出守常州之明年紹興二

十九年州治寢廬之東少北有梅着子可食矣忽發一
花三重八出色香良是而體質殊常大抵如柰利然越
數月又連發四花於繁實亂葉之中碧色白心層見疊
出比前一花葩葉數倍噫亦異矣夫草木之英鍾天地
之美發爲菁華奇姿異狀千變萬化固不可勝原如姚
黃魏紫帶鞓紅玉版白各冠天下而連理金帶之奇九
莖三秀之瑞亦號希世之珍或朱或白或黃或紫未有
碧色者惟　而閩有青蓮仙山有碧桃遠在弱水流沙數
萬里之　世所未睹梅者白而五出爲百卉先今獨發

於莫[illegible]跗蕚相重其色紺碧創見一時古未有也
是歲[illegible]月大微暑公褰衣步庭中乘月露坐夜氣澄穆俄
有物灑而若微雨者仰視梅則葉端光燗粲然月彩照
映纍纍如貫珠琲味若飴蜜蓋露降其上公始異之乃
命工圖其跡以爲州人洞心駭目瑰奇瑋異之觀使坐
之北有屋一區棟桷朽腐甓瓦破缺始葺而新之横則
楹從六架度而爲堂以休其中名之曰梅露客有過而
言曰梅脯實也濟百味以爲和露天醴也潤萬物以爲
澤人有無告之窮而吏弗省吾降色辭導之使言茲所

以爲和上有惻怛之政而吏弗舉吾奉詔令而宣之使通玆所以爲澤自公臨此州也適當守將數易帑廩空虛犴獄充斥之後待士民如待其身治公家如治其私事無細大畢入規矩而後按五縣經數之入以校一歲之出窒竅偷杜吏護不以一毫加賦於民而上下贍足博洽精練長於用法斷治皆自巳出而飾以儒雅時有所貸赦不爲深文歲惡民流穀價翔踴公發粟賑救家至戶到不遺一人流逋四歸按堵如故以至覵學養士勞農勸耕束縛頑狡推逐盜賊不吐剛不茹柔循道而

行成中理所四封之內和氣條達惠澤涵濡天之降祥以類而至草木衆矣而獨以梅瑞物多矣而獨以露精祲之交捷逾響報昔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叔孫勝敵以名其子皆所以識一時之盛使後來者有考焉於是爲記公諱伯威字致遠今爲右朝奉郎

書泉山贈言後　　孫覿

故樞密劉公通經學古以聖賢爲師而有得於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味其言想見其人於千百歲之後剛毅沉塞志節偉然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公之子唐楷

守林宗少年時已能嗣守家學治一室曰養浩齋此吾先君子所以遺子孫者體於是弼於是造次必於是吾不敢含是一日而嬉當是時翰林學士汪公彥章以文章名天下會朝廷設十科選士彥章獨推林宗薦諸朝又發明浩然之說爲記刻之其略曰予劉子年二十餘居若谿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卷餘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閒非其人不友也已乃出佐閩船於泉南官閑事少益務記覽博極羣書文辭燁然與古作者並所與

交一時名人善士畢集焉無一不如巳者蠻舶之來外國之貨珠泉象犀光怪溢目視之泊如也歲滿代歸橐中無南方一物獨有諸公餞行詩文數十解集而錄之爲一編號泉山贈言距今二十年或登法從或踐臺省典方州或刺一路比比焉出爲時用而林宗亦以隆名碩實在世議中侍從諸公聯名論薦遂由宗司丞擢守常州則彥章所記讀書求道以承先志非其人不友益實錄也昔韓吏部序盛山韋侯處厚十二詩盛山蓋開州僻陋之國應而和者十人如元稹許康佐白居易李

景儉嚴武溫造之儔亦在江淮巴蜀殊州異縣之間未幾韋侯召還侍講六經禁中而十人者位宰相尹京兆踐諫垣登詞掖典中秘侍殿坳皆集闕下而盛山十二詩行於時時世俗言古今人不相及今林宗取友必端則泉山之作與韋侯十二詩唱酬之盛所謂越宇宙以同時與天壤而並處者也隆興歲次甲申四月日左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致仕孫某書

賀劉守唐稽到任啓　孫覿

辭榮禁路歸老窮閻望長者下風雖未諧一日登龍之

願陪先公高躅嘗叨綴三朝從橐之聯多難漂零流年駸駸挪儀曹之先友今有幾唐正元之朝士已無多豈謂死生契闊於三十載之餘復見老成典刑於二千石之重恭惟某官抗高明而絕塵壁若軔盤錯而游刃恢然分北顧宵旰之憂把一麾而去國付南渡保釐之託擁千騎以臨州共輿來暮之謡咸快爭先之睹自惟悼耄之年垂盡茀泊於駿奔庶幾宿昔之契未忘俯深於燕賀

復修撰官觀謝沈相該啓　　孫覿

詔綍甫頒方除罪籍恩綸洊至復踐榮途不圖屛竄之餘更濫褒延之典伏念某自投憲網遂褫朝紳未嘗望絕塵一睹龍章鳳姿之表詎敢塵溥伎少禪竹頭木屑之功徒鵠空懷三市之悲饑鷹猶有一呼之待仰止大鈞之播靡先蟠木之容自惟積釁之難磨備罄忱辭而上瀆叢塲而取食固自知其妄矣乞漿而得酒抑又過所望焉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黼黻斯文藻飾萬物斟酌元化舒慘四方開使功使過之科詔馭禍馭威之柄眷言孤迹久困窮途援之積垢汙蠛之中示以棄瑕錄用

之意廣内九閫之邃偶寓直其中真庭羣帝之祠亦具員於此病駒而儁剌史之駕老鶴而乘大夫之軒仰緊從欲之仁實負空餐之愧虢背井而出巳踐初言合浮圖之尖更終大惠

回莫守晳正啓　　孫覿

考音聲而太簇鳴候昏旦而中星見羣剛淩長諸福朋來恭惟某官道大而時升德成而日進耆艾省臺之望風流瀚翰之良桃㮚劾靈謁千門之佳氣土牛占歲宣[illegible][illegible]之春律凡附託於一壓舉涵濡於九里遠馳縷牘

辱賜函書椒盤頌花雖莫預阿戎之集屠酥送暖豈復憂范叔之寒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與湖守趙中大三首　孫覿

吳興山水之國向來牧守坐則閉閤出則領客于風樓月榭之上日飲無何以至終更自紹興以還遂屬保釐之託寓公寄客迎餞紛然酸醎異嗜朝愠暮喜日虞悔咎豈復與時詩酒臨賦之適比公領州餘刃恢然士民按堵嘆譽一詞固知名下無虛士也

彌時不聞安否即日大暑伏惟台候勝常湖常接境諸

商以絲纊博換米麥者相屬于道使君謠頌雜然如出一口此公德政碑也

白蘋洲渚蒲蓮如海彌望渺然以目力之盡爲界使君領客出遨如碧落仙翁之在芙蓉城也何由追躡後塵以快一睹

與鎮守劉侍郎 字季高　　孫靚

仲修詣大府欲寓一紙坐對彌月忽忽就别遂復不果伏蒙損誨具審台候勝常京口重鎮自吳大帝築壘號鐵甕六朝南北之限尤苛北固爲重今日兵火凋殘之

後亞當尋能守牧付之便宜不從中制數年間勝兵可使足當一面若但令奉法循理不及度外季高求去之果固其所也

與葉左丞　孫覿

承以蒙頭面壁爲日用固所望於公也其客江左始讀其書顧雖昏憒不識其趣而一切世間蜂窠蟻垤之隘已可笑也

慰鄭長卿二帖　孫覿

萊師甚難得人而吳中山水不若東西之深且厚也恐

須就蘇湖杭三州訪求之固有山靈祕藏有待而出者審聞卜地霅東吳興士大夫家塋相望塋師遊歷不啻百千人今國太所卜廣袤千畝固知有待而後出哀疚中想少慰也

上徽宗奏　葉夢得

臣伏以陛下自親政以來凡擢士皆不以次用人之速古所未有將必得遠業大器以為社稷無窮之計士大夫蒙識擢初何嘗盡知此意其朝夕趨走大臣之門者僅志于得而已夫高爵厚祿人之所欲得而陛下之所

有也一介匹夫崛起畎畝陛下不愛所有而與之人人皆得所欲反自認以爲巳物爭奪傾覆唯恐其失視國家事曾不一槩於心陛下不負羣臣而羣臣負陛下者如此殆爲朋黨者勝也朋黨之患世孰無之而近日爲尤甚者其原本于重內而輕外且今自外召入者苟有寸長計日可取貴顯又况阿附趨佞別以智巧得之一居要位非譴謫則不去而居外任者非被罪廢黜則孤寒無援之人也雖嘗爲宰相執政者亦然夫以內爲榮進之途則苟可以安于內者人誰不營以外爲譴黜之

所則苟可以免于外者人誰不避此所以根株連結卒不可破祖宗時宰相罷歸班或補外未幾皆復召用中世以後乃各帶節鉞崇職至於執政從官更出迭入未嘗有間夫使不慕居内不畏處外内外去來各適其志士大夫苟知自愛則亦何必捨彼而趨此謂之朋黨非大姦邪勢亦不得不自離今欲救之莫先于此然臣既爲此言不可不以身先衆人願乞爲郡

上高宗奏　葉夢得

右臣備員從官出守藩輔近者嘗以疾病乞就閑秩狀

蒙聖恩未即矜許既勉强承命方時艱難身覩陛下宵肝以圖中興之日曾未纖毫報効夙夕愧懼無以自處惟有所學納忠少圖裨益庶有愈于緘嘿坐食故苟在職一日不敢遽忘此心伏見經營建康以備巡幸捨二百年定都之業而即偏霸甕處之地此誠不得已之下策非出陛下本意然而天子以四海爲家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狩不以爲難則今爲一順動固未爲過也惟無傷財無動衆事不求備居不求安則何所往而不可竊聞今建康規畫有司似不能盡體聖意道塗之言皆

云欲創建宮室備列百司規倣京師臣愚竊以爲未然此行幸非遷都也何遽如是哉夫功大則費廣費廣則民勞此理勢之自然幾月以來爭傳江東之民有家業錢一千而取三十者田一畝而出方甎一片者一邑而率甎瓦土木之費以二十萬計者置窰燒甎而望青斫木者甚有至于取平江府朱勔家之巧石以備玩設雖未必皆實然方陛下恢復之初愛民恤下之意如撫赤子惡衣非食之念自北匹夫此聲豈宜聞于外乎是殆州縣之吏迫于期會各謀職守規以自免過咎而不暇

爲朝廷之恩也然所以爲累者大矣昔周以公叔帶之亂挾戎狄以伐京師襄王出居于鄭使人告難于魯自稱曰不穀左丘明以爲易服降名禮也非特王者爲然狄人侵衛齊小白復之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臨其國獨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謹敎勸學授方任能而衛復興故史稱其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下至于越王勾踐變夷之事無足言矣然其圖報吳也在國親弔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所共嘗者卒乘與焉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雕鏤舟車

不飾故其未戰也父兄相與請曰越四封之内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敢不盡其力乎及其將戰也則又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無死乎於是敗吳于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遂以滅吳恭惟陛下以神聖文武之資受天明命奄有祖宗之大業天下孰敢不服即位以來膏澤屢下寬大之令日聞于人耳哀痛之詔日感於人心天下孰敢不歸蠢爾叛天不道之虜合中國之力而共誅之其殄滅必有日矣何足懼哉在陛下行之如

何耳遍者天申節上壽作樂抑而不行貢奉之物非天
地宗廟陵寢所須却而盡罷天下皆知陛下約己思艱
之意堯舜無以過然執事之吏乃復因緣舊習過舉加
此甚不稱陛下盛德美意愚俗難以家至戶曉願下明
詔顯示恭儉應建康等處營繕除城池樓櫓以備守禦
營寨次舍以待屯戍糧糗儲蓄以充廩給金錢幣帛以
供犒賞外其餘一切並從簡約無以儉陋為不中無以
草創為非體古者君在草莽其臣皆反首茇舍則百司
庶府亦非求安之時陛下既屏聲色而不御抑侍衛而

庙充則外朝之制後宮之儀亦不必備使天下皆知陛下大讐未雪不忘嘗膽之心二聖未還常切承顏之念則四海之內苟非木石食陛下之祿沐陛下之恩誰不欲畢命自效彎弓而北向乎設有背德避患者天下必共起擊之矣追迎鑾輿再造王室復還千里之畿歸嚴九廟之奉可刻日而至臣位卑人微未嘗得覲清光遽冒君威犯分不避罪當萬死不勝惶愧激切屏營之至

論防江利害劄子

葉夢得

臣聞兵有可勝之理而無必勝之道孔子曰我戰則克夫以至仁伐不仁孰敢與為敵此理之所可勝者也然猶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不貴盡用其勇者是無必勝之道也故堯舜伐有苗而至於三成王周公征淮夷而至于四駐終至于克服殄滅然其初猶有待而後成者蓋不以所可勝決其所必勝聖王之功也伏見黠虜敗盟罪惡已盈天地所不能覆庇鬼神所不能容忍陛下謙慎寬慈包藏涵養之久至使溢而自覆玩而自焚今猖獗以來攻城無所得掠地無所據兀术親敗

亡而去諸將偏師所捕捷奏交上是誠滅亡送死之日也秋期已至我所可勝者雖其理甚明然犬羊姦詐用意不測其為必勝者亦不可不審臣謏蒙聖恩總帥一道留鑰所寄王室是賴敢不思効其職竊惟今日之計不過有三其大曰過河次曰戍淮又次曰保江曰者旣命四大帥以三京兩河招撫招討矣若乘此屢勝之後虜果沮撓我師分道並進直抵京師追逐過河遂定故疆何往不可若猶恃其蜂蟻之屯濟師于國竊據京師閉關旅拒乍出乍沒我不可盡圖吾民則諸帥分屯淮

上徐觀其變我既未敢直前彼亦未敢遽下若必且戍
淮若彼昏迷不悟尚懷衝突竭國遠來無所忌憚我師未
可遽與爭鋒則退而阻險以待其師老力疲然後為之
所者必且保江過河不可必而戍淮戍淮不可必而守
江此勢所不得已在我未為失策也至於保江則盡矣
江若不必守則彼何以繼乎天生巨險所以限南北非
河與淮之比曹操之強孫權首敗之赤壁其後權徙治
秣陵操復連年再攻濡須權至以水軍挑戰卒不敢發
徹軍而還及其子丕遣曹休張遼等併軍同下權遣呂
宋文

範等以舟師拒之三年丕出廣陵望而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乃退後魏拓跋珪南侵止于翺翔淮上惟宋元嘉末一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亦睥睨太息而不能越則江豈有可犯者乎惟是漢末劉繇守曲阿畏懦無能故爲孫策乘之長驅奄有三吳與近歲杜充陰懷異志擁衆數萬散而不屬以誤大事爾竊嘗考之吳所以能禦曹丕宋所以能禦拓跋珪者無他術焉緣江爲疑城自石頭至江乘築圍作薄落上施假樓浮之江中使魏人遥望知畏者權之策也

盡戶發丁分守津要使之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瀕自采石至暨陽六七百里若宋之策也則知險不能自固古之爲守者初無奇秘不可及之事我之人力勝而彼不能奪彼之人力勝則我不勝守而所謂人力勝不勝者在其所施設用意不用意之間而已故臣竊不自揆妄意今過河之策朝廷已付之將帥而長江守禦參古驗今使州縣協力講修其職預爲萬一之備者臣之職也敢不以身先之其道不必便有興作但措置有定蘊控扼有定所上下知所戒而不敢

忽遠近知所恃而不敢忽正使賊即掃蕩猶足外爲聲援以佐大軍設有緩急皆無逃吾之術內則吾拱手以待其斃可也是以輒敢先事有言昔曹丕旣退孫權以情語蜀使曰孤土地邊外閒隙萬端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伺覘釁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夫以丕不敢犯爲得計而以丕不見便爲可虞此孫權之所知也而況于今日乎所有防守職事朝廷前後方畧約束案籍具在臣已檢會撮其所當施行者畫一條例別具奏陳而迂疎之見淺陋之誠復以冒瀆天聽伏惟聖慈

貸其萬死少加採擇

論漢高帝破秦項三策劄子　葉夢得

臣伏見陛下赫然威斷盡改和議分命三將進討兩河聖謀深遠誠非群臣所能及夫兵無常勢敵無常形非達古今之變者不能察成敗之機非盡彼已之情者不能决勝負之實今成算既定宜圖萬全臣不自揆度嘗參考敵情究觀時事敢借秦漢之事以論今日之計願有獻焉秦自孝公以來雄視中國合六諸侯相與連衡不能抗始皇奮行天下而漢高帝起沛中收子弟三千

人旅借一呼遂以滅秦誅項羽此其故何也六國當強暴興起之初望風畏慄而不敢争高帝虎亢滿怨憤之藴決策必取而無所憚也雖勢所當然而高帝所以必成其志者蓋有三而兵强不預焉一曰善誘降二曰善用間三曰善制敵非此三者秦雖有必亡之隙漢雖有決勝之勇未易以歲月定也何以言之夫敵衆不可以力相加人各爲其主守者未必皆誠心向背惟利所在而已始高祖入關南陽守齮堅保宛其舍人陳恢說高帝與約降因封而與之鄒高祖從之齮果降封爲殷侯

于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其後取關東遂爲令使將掠地援隴西以萬人若一飛降者封萬戶故隋何說英布以九江叛楚酈食其說田廣罷守兵與漢和此高祖之善誘降者也其不出于一則心不齊本非其所有則信不固項羽初與其所與謀者一范增爾函谷既破不能用增計高祖知其可撓故與陳平金四萬斤間楚君臣增果疑不用則其腹心必有從而反側內自疑者內無與爲主則外惟我所欲爲故有紀信之詐而不知有周苛之辱而不悟雖拔滎陽高祖得以跳去此高祖之善

用間者也兩軍相當必以力相較則久必弊惟多方以誤之使不得專則我可以全勝滎陽之圍高祖亦甚危矣及入關再收兵而東項羽之力尤強勝敗未可知也高祖用轅生計舍滎陽出武關以致羽深壁相持而使韓信解河北趙地連燕齊以裂其肘臂用鄭忠計使盧綰劉賈渡白馬進入楚地佐彭越焚楚積聚下楚十七城羽果奔命不暇兵少食盡爲中分之約而張良陳平得定大業此高祖之善制敵者也此三者高帝非皆以力得之也今金賊不道雖薦食上國不强于秦項陛下

智勇憂勤肅祖宗二百年之業四分天下有其三則過於漢豈高帝能滅秦項而吾將帥反不能為陛下取金賊乎今日之舉正高祖入關滅秦復出東向與羽決戰之時也此當特降詔旨立為賞格自使相節鉞而下以求奇功不待飲至策勳不拘遷轉正法雖足以激三軍之士而不及于敵人臣愚竊有疑焉願復下令應投拜附虜者能各殺其守長以縣降者授以縣以州降者授以州山寨與河北之民若盜凡自相結集不從虜人願歸我者千人則授其官萬人則授其官其昏迷不恭恃

賊而不悛者軍至皆討焉則孰不革心而效順此高祖誘降之道也虜今所驅用者皆我之叛將亡卒其初皆非仇我而慕虜蓋亦有迫不得已僅以逃死既絕于我則不得不用於彼然鄜瓊始奔虜營散其衆不用則今客主未必終相信上下未必皆相服權勢相軋嫌隙易生苟能使以身歸我者授以舊官以衆歸我者加以顯秩能殺偽虜人而歸我者隨其多寡而爲之等差益募辯士重與金帛口舌游說其間以動搖其心而眩亂其聽則必紛然自相屠戮以幸一將之獲此高祖用間之

道也自淮而東韓世忠主之自淮而西張俊主之劉錡王德李世輔雷仲之徒擇形勢便利往來游擊于兩間虜兵分則不能並立合則我四面俱至即使岳飛出漢上以擣陳蔡之虛賊兵若盡窺兩淮飛繞出其後則周會于京師虜腹背受敵欲當前則後必困欲拒後則前必潰措日可使坐斃此高祖制敵之道也夫攻而破一邑不過得一邑戰而擒一將不過得一將孰若無攻而拓地不戰而屈人乎區區之愚惟陛下擇焉

志慨集自序　　葉夢得

進對以來奏藁藏於家者若干篇不忍盡棄乃序次爲十卷目之曰志愧集夫天下豈無大安危生民豈無大休戚捌戎狄亂華中原分裂上方櫛沐風雨旰食圖功而身遭不世之主横被非常之知所言僅如是而已心非木石安得不愧姑自識之留以遺子孫庶後世悼其意之不終或有感勵奮發慨然少能著見者猶足雪其無功之耻而償其未報之恩也

石林書傳自序　　葉夢得

自世尚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三四然第守一說莫能

自致其思余竊悲之因參總數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人以質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頗自紀輯爲書二十卷十二萬有餘言

春秋讞序　　葉夢得

以春秋爲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之失爲辨擬劉氏膚啖趙之遺爲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畧目之曰讞

春秋攷序　　葉夢得

君子不難于攻人之失而難于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其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攷自其攷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

石林春秋傳序

葉夢得

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于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于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于事則攷於義不得于義則攷于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爲書辨訂攷究

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爲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石林燕語序　　葉夢得

宣和五年余旣卜别館于卞山之石林谷稍遠城市不復更交世事故人親戚時時相過周旋嵁巖之下無與爲娛縱談所及多故實舊聞或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傳于長老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踐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與夫滑稽諧謔之辭時以抵掌一笑窮谷無事偶過筆札隨輙書之建炎二年避亂縉雲歸兵火蕩

析之餘并閭湮廢前日之客死亡轉徙略相半而余亦老矣游覽變故志意銷墮平日所見聞日以廢忘因令棟更裒集爲十卷以石林燕語名之其言先後本無倫次不復更整齊孔子於虞仲夷逸曰隱居放言而公明賈論公叔文子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子曰然夫言不言我何敢議抑謂初無意于言而言則雖未免有言以余爲未嘗言可也八月望日石林山人序

積善教忠寺記　葉夢得

慧遠法師白蓮社在東林會者佛䭾耶舍佛䭾跋陀羅

竺道生慧特曇㵱曇詵皆浮屠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銓皆士合十八人初晉太元中爲佛者道安居太山遠從之學安以爲高弟遣行其教東南至廬山樂之因留不去寺傳不甚廣元豐間老南之徒常總主寺事始斥大之雄麗莊嚴遂爲江湖間第一而白蓮社者其遺跡尚在余少屢欲往遊訖無因今老矣勢必不能至得李伯時所爲圖而愛之常揭之壁間意或得僧俗間勝士十許輩不必如蓮社之數追其故事于山間山有二泉東泉爲尤勝瀦其下流于山傍崖爲淵爲

池亦多種蓮然三十餘年訖無甚如余意者每徘徊澗壑想見遠時輒慨然如見其人蓮社爲浮屠者吾不能知而劉遺民周續之雷次宗皆見宋晉隱逸傳風調清遠方知晉宋間風俗之衰方外超出絕俗之士尚不乏如此豈今而無之乎顧余無以致之爾頃蒙恩賜寺號積善教忠守其丘墓自閩還覲摹作屋八十楹去余屋無一里四山環集兩澗繞其傍今漸成其三之一尚意有道生輩肯從之終以成余志也

知非堂記　　葉夢得

吾明年六十歲今春治西塢隙地作堂其間取蘧伯玉之意名之曰知非趙清獻年五十九聞雷而得道自號知非子此眞爲伯玉者也今吾無淸獻之聞而遽以名其居姑志其年耶抑將求爲伯玉耶夫伯玉亦何可求爲南郭子綦有言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也古之人于一隱几之間猶有所辨尚何論六十年豈不知其有與物俱遷而獨存者乎苟知存者之爲是則遷者無物而不非也自是觀之則吾亦可以少稅駕於此堂矣始吾守蔡州方三十九明年作堂于州治之西廡名之曰

不惑吾以爲僭然吾有志學焉者也今二十年幸其所願學者未嘗廢亦粗以爲不至於顛迷流蕩而喪其本心者雖求爲伯玉可也

石林山堂記三首　　葉夢得

孔子言仁者靜智者動吾觀自古功名之士類皆好動不但作事業雖起居語默之間亦不能自已王荆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即行居鍾山每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西庵或定林或中道舍驢徧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暫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常置

石蓮百許枚案上咀嚼以運其思過盡不及益即齧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豬入其產室有頃生公故小字豬郎嘗以問蔡元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曉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郡界經旬不返爲守者極病之晚取嶺外無一日不遊山晁以道常爲余言頃爲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雁欲爲題字而掛適高不能及因重二桌以

上忽失脚墜地大笑二人皆天下偉人蓋出于智者當爾吾素頗墜固非二公之比自得此山樂其泉石欲爲藏書之所旦撈數僕夫荷鍤持畚平夷淵谷搜剔巖竇雖風雨不避旁勸皆以爲甚勞而余實未嘗倦始其役于物耶新居將成頗亦自警夫仁智性之成德由是以入聖雖動其何傷其必有以養之而後不至于弊因榜其廳事東西兩齋曰近仁曰近智而廳曰樂壽非曰能之蓋雖老猶將學焉又以戒爲子孫者也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

子孫也歐陽永叔嘗笑之余謂文饒之惑何止平泉莊
木而已哉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其孫延古爭
醒酒石全義殺之延古可謂克家之子矣然以違監軍
守祖戒因之以殺身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而先悟此
豈直無以累後人亦當自免其身矣好石良是一癖古
今文士每見于詩詠者未必真好也其好者正自不能
解余紹聖間春官下第歸道靈壁縣世以為出奇石余
時病卧舟中聞茶肆多有求售公私未乏之貴人亦不甚
重亟得其一長四尺許價當八百取之以歸探所有僅

得七百金假之同舍而不覺病頓愈夜抱之以眠知予之好石不特其言自行此鑿刻剔巖洞與藏于土中者愈得愈奇今巖洞殆十餘處而奇石林立左右不可以數計心猶愛之不已豈非余之癖哉賴晚粗知道文饒之病則無復有客欲得者皆聽其自取以夫未嘗較嘗戲謂兒輩此不特吾無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嘗不類爾每以文饒之言觀之世間安得更有一物也

李翱習之論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七者爲勝今吾山所乏者獨深潭老木耳深潭

不可無松亦不多得五方地土風氣各不同古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所宜雖日培之不植許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許更無有王幼安治第遣人取松栽百餘本種之僅能活一株纔三尺餘視之如嬰兒也乃獨宜柏有伐以爲椽者雖陽近臺有檜而見推重州宅堂前有兩株椮枝者約高二丈餘百年物也至杉則三州皆無之木之佳者無如是四種而余仕四方未嘗兼得今此山乃無不宜種之得法十年間便可合半抱惟柏長差比遲耳今環余左右者畧有數千株常目松磊落昂

[illegible]似孔北海檜深客紆盤似管幼安杉豐腴秀澤似謝安石柏奇峻堅瘦似李元禮吾閒居久賓客益少何幸日得與四君子游耶范文正公嘗謂吾木會有時而老但吾不及見也然習之記虎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橋下無水靈山力不副天奇靈鷲擁前山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此五所者極天下之奇觀猶不能備況吾居獨得其七之五哉人心終不能無累余雖忘此而每見潭水澄澈高木鬱然未嘗不有慕園證寺大松合抱三十餘株夾道蔽日猶園初時故物石橋合諸

澗水道朱氏怡雲閣之前其深處水面闊四五丈張文規所謂金碧潭者也其下泒注朱氏子嵩之圃噴薄激射交流左右去吾廬不滿三里自可爲吾之別館但寺僧不好事比歲松有伐而薪者當囑使善護持之朱氏子約今年田熟作草堂三間泉上暇日時往來則習之所不足者吾可以兼得矣

盧鴻草堂圖跋　葉夢得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曆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

家藏圖書並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爲荊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歲祀倏踰二紀存催多難編軸尚存物在時遷所宜興嘆丁未年駕在岐山涿郡子暮記又書巳酉歲重九日專謁大儀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頻釋愁襟予暮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暮不知何人涿郡蓋亦盧氏望蘭陵公或云蕭鄴其罷相出爲荊州節度使正咸通初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啓二年巳酉昭宗龍紀元年此畫宣和庚子余在楚州爲賛

方同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卜築于此山之下視圖中草堂樾館桃烟磴幕翠亭等聊然若不可及今余東西兩巖畧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栢稍長余得杖策登山奇石森聳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視鴻居爲何如但恨水泉不壯無雲錦池金碧潭耳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天下詠之以爲口實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爲貴乎余遊行四方當其少時蓋未知光景爲可惜亦不以是四者爲難得也在

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為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于西湖且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會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為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為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為有味也

張平子歸田賦跋　　葉夢得

張平子作歸田賦與意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纖

徼俯瞰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鮍鰷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己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弋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眞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翛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平子本見漢室多事欲去以遠禍未必志在田園姑有激而言耳宜其發于胷中者與淵明不類也

經籍論十二則

葉夢得

世傳京房易學據漢書傳易自商瞿至田王孫皆自有次第故言易者以田王孫爲正孟喜從王孫學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王孫死時枕喜膝獨傳已爲梁丘賀所排矣京房受學焦延壽延壽受學孟喜孟喜且不爲當時所信况延壽乎史謂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易家不相同皆以京氏爲異黨而受梁丘賀學者亦京房顏師古謂別一人亦受學出何今世有京房易皆陰陽歷數之書又有京氏雜筭數十篇其言麤雜專主占筮兩人莫知爲誰審爲受延壽學者

今考京房傳本以卦氣直日爲說與其書不類古雅知來房乃犯弘恭石顯自不能保其身亦何貴於占乎易于他經孔子最所致意蓋言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而自司馬遷以來學者皆言孔子傳商瞿瞿本非門人商躬略無一言見于論語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商瞿得之乎

吾家有焦貢易林京房易二書大抵皆卜筮陰陽氣候之言不復更及易道考之班固儒林傳漢初傳易大抵皆本之而何曰焦貢獨得隱士之說以授京房貢嘗從

孟喜問易會喜死房卽以其學出孟氏其徒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然孟喜雖授學田王孫至其候陰陽災變言田生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其實妄也故梁丘賀辯以爲田生絕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無此事則二氏書其源流固無所本繼焦貢書出孟氏固謬矣如趙賓說箕子明夷爲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云受于喜則喜妄人而已

今孔氏尚書本所謂古文尚書出魯共王毀孔子宅所得也孔安國爲之傳會巫蠱事作不得列于學官故漢

向雖揚雄之徒多未之見西漢所傳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揚雄法言稱酒誥之篇俄古矣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者也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故班固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記所引書及敘皆與孔氏本合其餘諸儒所引字與訓詁或不同者皆出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也

古三墳書爲古文奇險不可識了不知其爲何語其妄可知也

書五十八篇出于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于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歙魯共王壁中書孔安國爲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巳老口授晁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他經專門每輙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隷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爲訓解不及列于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楊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共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

書古篇二字之不同者尤多皆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與同後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懿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傅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于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于吾道焉爾自安國學

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于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攷經傳採摭群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載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

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中觀寧王之德爲田觀寧王
以聲言同則亡繹字其乖特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
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
不甚難而不可忽哉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
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
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
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
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澀短刀何足云詳此
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于

殺也然則秦火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書指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獨存夷貊可嘆也亦可疑也然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云

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爲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盡小戴最爲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爲衆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僞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

詩既精而又古以簡書時出于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爲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習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于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鳲鳩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蒸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

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肆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于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詩之真僞未可知也

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

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于周官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于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于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于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于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

出于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綠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

苑輯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也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世以詩序為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為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背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于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為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亦如序卦彖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

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楊子雲法言皆其遺法況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以事之實亦安能臆斷于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爲鄭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濡筆而創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爲徐敖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徽學毛詩于謝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兼

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畧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爲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必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

孫明復春秋專廢傳從經然不盡達經例又不深于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有甚害于經者雖槩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爲膚淺

劉原甫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從傳據義攷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皆

信之而劉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于穿鑿
彼不知經無怪其然也
蓋千由專據左氏言經左氏解經者無幾其凡例既不
盡經所書亦多違牾亦自出已意爲之非有所傳授不
若公穀之合於經故蘇氏但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而已
傳專之謬者不復敢議則遷經以成其說亦不盡立凡
例於經義皆以爲求之過
神農本草初但三卷所載甚略識者致其記出產郡名
以爲東漢人所作梁陶隱居始增修爲七卷然陶氏不

至東北其論證多謬語唐顯慶中蘇恭請重修於是命長孫無忌等廣定遂為二十卷亦未盡也自是偽蜀孟昶吳與術家各自補緝辨證者不一開寳中別加詳定嘉祐初復詔掌祕監劉禹錫蘇魏公諸人再論次遂大備蓋神農本草外雜取他書凡十六家云

論藏書 三則

葉夢得

前世大亂之後書籍散亡人君多用意搜求自漢成帝遣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而命劉向等校之至隋煬帝設二臺募以金帛開元後元載當國亦命拾遺苗發

等爲江淮括圖書使每以千錢易書一卷故人以嗜利僞作爭獻時無劉向輩論攷即並藏之但以卷帙多爲貴往承平時三館歲曝書吾每預其間凡世所不傳者類冗陋鄙淺無足觀及唐末五代書尤甚然好奇者或得其一爭以誇人不復更考是非此亦藏書一僻也漢武帝時河間獻王以樂書來獻乃周官太司樂章當時六經猶未盡出其誤固無足怪齊高帝時雍州發古冢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世既無此書僧虔何從證之乎此亦好奇以欺衆爾

本朝公卿家藏書惟宋宣獻最精好而不多蓋凡無用與不足觀者皆不取故吾書毋以爲法也

古書自唐以後以甲乙丙丁畧分爲經史子集四類承平時三館所藏不滿十萬卷崇文總目所載是也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獻李邯鄲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饒州吳氏荆州田氏等吾皆見其目多止四萬許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惟宋宣獻家擇之甚精止二萬許卷而校讐詳審皆勝諸家吾舊所藏僅與宋氏等而宋氏好書人所未見者吾不能盡得也自六經諸史與諸子之

書若通有三千餘卷讀之固不可限以數以二十年計之日讀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餘一讀足矣惟六經不可一日去手吾自登科後每以五月以後天氣漸暑不能泛及他書卽日專誦六經二卷至中秋時畢謂之夏課守之甚堅宣和後始稍廢歲亦必一周也每讀不惟頗得新意前所未達者其先日差誤所獲亦不少故吾於六經似不甚滅裂南史記徐盛年過八十猶歲誦五經一徧吾始不愧此前輩說劉原父初爲窮經之學寢食坐臥雖謁客未嘗不以六經自隨蠅頭細書爲一編置

夾袋中人或效之後傭書有遂爲雕板世傳夾袋六經是也今人但隨好惡苟誦一家之說便自立門戶以爲通經內不求之己外不求之古可乎後生稔習聞見所以日趨於淺陋也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募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

于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為祕書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秘閣古本參校遂為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山陰圖贊有序　　棊叟得

龍眠李伯時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

像作山陰圖玄度超然萬物之表見于眉睫遂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安石膚腴秀澤若淑逐前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出袖酬酢皆得其意俯仰縱趣之間筆墨簡遠妙絕一時碧林道人梵隆少規模伯時爲余臨寫眞偽殆不辨更三十年世當不知有所伯時也

拂倡軒然意概蕭然亦將馬往而竟斯止日遊游者以是爲游疾走息險彼將安休

翰墨之娛以寓萬變不償一姥笑哉山扇袖手縱觀我

行故遲豈以懷祖樂此逶迤
流于山楉然不枯我觀此容非山澤儒却顧何爲東
山之陟如何淮淝乃折此屐
一世所驅顛倒衣裳是身何依獨委支郎從容三人亦
踊其後人所難言聊一舉手

東老祠堂碑記　　陸元光

吳興歸安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持正秘閣陳成伯
以其隱德於東林而老遂號其庵曰東老鄉人榮之亦
相與稱爲東老能醖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山

人長揖于門曰知公自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寶

曆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人丰姿秀偉翛然起

迎延與之語徐觀其碧眼有光語聲清圓于古今治亂

老莊浮屠氏之說理無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公欣然

爲之設飲因出酒器十數陳所閒曰聞山人善飲願以

鬥先爲壽何如回公曰飲器中惟鬥鍾爲大屈巵螺杯

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也命余侍遞斟于前嘗自小至

大而飲笑曰此正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又約以周

而復始常易器滿斟于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與

至輒舉手而捐仍命東老鼓琴回公浩歌以和之或取碁博以相娛繼奕數子輒拂去笑曰秪恐棊終爛斧柯耳自午至暮巳飲數斗殊無酒色是夕月色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尚多侍人秉扇毆拂燭滅乃命取竹枝嚥以杯中餘酒揷之遠壁須臾蚊蚋俱集竹枝上而所飲之地灑然東老欲有所扣先托以毆蚊之法曰且飲此小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于孝義又多陰功于所以今日來訪而警發之也東老因扣長生輕舉之術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

惟死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住則神生于彼矣東老撫衣起謝有以喻之曰此古人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去此五年復過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知慎無動懊恐喪失公之眞性耳東老領而悟之飲將達旦甕中所釀惟糟粕無餘瀝矣回公曰久不遊浙中今日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擘席上榴皮書于庵壁其色初黃而漸微黑詩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

取書書畢遂別東老啓關送之天巳明矣二公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洒石橋回公分袂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東老回顧數四悒怏而歸故其橋與酒皆得回公之名公後五年中秋乃屬姻族而告之曰昔回山人期予五年再會今期巳至吾當化去故與諸姻族永訣耳所飭及與訣者吾子偕乎時偕在京也乃沐浴更衣神識湛然就榻而逝凡回公之言至是皆驗或有言及于他者秘以不語人雖子亦不得而聞之也蓋回者呂字之拆山人者仙字也所居之西有山獨秀而環

之皆水垣歷濟然無物外之累公篤于事親睦于宗族尊賢禮士濟物利人故其孝義之名聞于四方人懷其惠爲之立祠歲時致敬焉考其志銘與諸碑記可見矣予與公既同里閈又爲姻家義弗獲辭姑序其實以待當世大賢有道之士而文之也

論盧秉責命不當事　劉安世

右臣伏覩累有臣僚論列盧秉昨在兩浙推行権塩之法務爲慘刻殘虐一路比蒙朝廷下本道根究皆有實狀而害民之甚者自行法以來其所配流一萬二千餘

人如聞寬恩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宮觀中外之議皆謂未安伏惟聖朝愛養元元不欲一物失所而乘出將使者總按一道未嘗宣布惠澤興利除害而專爲身謀不顧義理罔上以虛課虐下以苛法愁苦之聲溢于道路議者皆謂誅剥掊克與吳居厚畧同而峻刑害物則又過之雖降一官尚玷侍從恐無以戒戢姦暴慰塞民情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比附吳居厚例重行黜責以答公議

右臣近嘗奏論盧秉昨在兩浙專主鹽事殘民害物遺毒累年迺者朝廷體量得實謂宜貶而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宮觀竊恐無以戒貪暴慰安民情乞依吳居厚例特行竄黜伏聞續有指揮令展二年磨勘罰不當罪士論未平是敢冒避再三塵瀆天聽按秉權賣鹽貨峻刑虐民無辜流死以數萬計老稚轉徙號呼盈路比屋憤怨思食其肉上賴累聖德澤深厚是以人心卒無異志昔吳居厚之在京東掊克太甚聚斂于民陛下踐祚之初責授散官遠竄安置天下傳播莫不欣喜

秉之刻剝無異居厚而猛暴殺人實又過之不伏重誅已為寬典尚玷侍從何以示懲臣伏觀祖宗以來尤以失入為重彼執法之吏不明微意誤寘其一人入于深文大則追停小則降免令兼奉使故設苛法多殺平民非特失入一人之比也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非所以示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重行貶竄以慰民望

第三

右臣近為體量到盧秉向在兩浙專主監事設法苛虐

流毒一方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臣已兩具論列未聞指揮施行切緣盧秉奉將使指恥爲掊克使無辜之民流離轉死宛轉之聲盈于道路蓋有甚于吳居厚者矣且兩浙京東皆陛下之民而秉與居厚酷暴之狀相若一則貶爲散官安置遠郡一則尚列侍從提舉宮觀同罪異罰恐非至公之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比附吳居厚例重行竄黜以慰遠民之望

第四

右臣近爲盧秉責命太輕未厭輿議臣已三具論列未

蒙朝廷施行如秉苛虐酷烈之實遠民愁苦寃憤之情前奏言之已詳不復條列而臣尚有未盡之意更爲陛下陳之臣聞人君之柄莫大于賞罰而所以行之者必出于公乎傳曰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蓋不能處之以至公則天下不得無疑惑之心也今秉之罪狀顯著非在重輕疑似之閒考之近例又有吳居厚散官安置之比而諫官御史交章彈劾未見盡行其言朝廷何憚而不正典刑以謝東南之民乎臣之所論非苟欲奪秉寄祿官而已蓋秉之殘民害物甚于居

厚而尚爲待制提舉官觀罪鈞刑恭臣恐無以厭天下之惑也伏望陛下檢會臣累奏事理削秉侍從之職以慰人望

御營左軍都統制江淮制置使韓世忠除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加食邑食實封制　汪藻

門下提貔虎以振天威深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摅國憤求爲宗社之休既執訊以來歸宜酬勳于不次肆頒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僕忠臨機英果稟剛故俗

甘陳兼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萬人之敵蚤備師
干之試旋膺齋鉞之除豈惟蹇蹇以匪躬每見多多而
益善胙屬時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群小竊朔元兇干
紀既罪人之未得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歷侍前茅
之偵會因歸報遂成獨梛之誅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
爲之而卷禭凱歌一奏盟府交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
婗加兩鎮久虛之涯視班亞保升爵元侯增邑食于爰
田衍井腴于真賦併爲異數用表元勳於戲見無禮于
君爾既殫于忠藎歸飲至于廟我何愛于寵褒惟功名

爲士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勸沮尚圖後效更捨前休

吳幵莫儔散官安置制　　汪藻

朕惟國家厲名節於百年之餘尊士夫於衆人之上非以周旋於閒暇蓋將責望於艱危倚捐軀徇國之無人則排難解紛之奚賴具官某早緣排擠進躐近班當君親蒙被於氛埃至臣子盜稱于名字茲非小變何以生爲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僭此而淵略孰不可容宜寵秩之盡鐫以一官而置散毋忘自省服我寬恩

行知杭州州葉夢得復舊職制　汪藻

股肱宣力四方實寄藩維之重精神折衝千里允資師帥之長矧吾左右之臣殿彼東南之服雋功來上褒渥可忘具官發以時才揚于禁路粹矣朝廷之表藹然人物之英治必有聲能使可居之官大勳皆中節故每不勞而功成比緣虵豕之妖未正鯨鯢之戮篁竹深阻谿山驛騷廼據堂上之奇盡服潢中之衆惟三仕三已莫明令尹之心故七縱七擒微見武侯之略宜還寵數用示眷懷尚加厲于壯猷庶永綏于遐俗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汪灝

余少時喜之壟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也莔之芃芃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薿薿然若成人之悠而欲進也其三過焉穡之蕭蕭然者若壯夫之材而欲試也于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于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頃舍田而嬉于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于成人也懼其汩日三視焉于壯夫也懼其摇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

過也能腐之陽之過也能穡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湿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菑畬之深淺于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螣之災吾鰓鰓然防之甚于盜賊之操戈入我室也故吾常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獲三勤也常農之耕其獲半怠也吾方困于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饑火旱之變汪子聞而嘆曰善哉吾聞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齋曰學稼也豈欺予哉長城周如愚闢便坐于其居之旁而求名于余蓋有志于學者故余篆其楣曰稼齋而

幷書其說以告之紹興戊午十一月新安汪藻記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汪藻

陶氏自征西將軍爲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遂爲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所也君諱旂字季成吳興人曾祖浚祖誼世以詩書教子父蒙進士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請大夫君少孤力學問欲名官必自已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乙科調陝州司理參軍童貫用兵陝西請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遣客諭君幕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

而貲亦不能强也知邢州任縣坐小法免爲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改宣義郎將卿寺丞掾號美官要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君者欲以此留君君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其不汲汲于進取如此罷金壇如京師郎日請曹以已所當得者調官于是又知鄞之管城婺之東陽杭之富陽低徊數邑幾二十年晚于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久次窮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鬬家藏鎧仗閭里告之吏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爲變人皆按堵至畫像祠君蓋君亦以承

世爲心故臨事明敏毅然敢爲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于岱陽當政和宣和間士大夫尚矜競苟秋毫之利可以肥身者必巧詐攫拔以取之君獨怡然靜退其心州縣以老罷無幾微見于言面所謂安于所遇者如君非耶元室吳氏次室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爲從仕郎知潭州善化縣一孫曰暹建炎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葬湖州烏程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一年定來求銘銘曰

世競馳之巳靜持之世依違之巳勇為之仕雖柅之志則起之杼山龕之著蔡冝之隧而碑之詩以系之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誌銘

汪藻

大江之東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學新安為最新安之屬以縣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績溪為最績溪為氏以族名者無慮百餘而學傳子孫胡氏為最胡氏有隱君子曰誠甫其書滿家仰承俯受皆有師法又其族之尤者也君諱咸字誠甫曾祖嶠祖鈞皆樂里居不求仕至父策始起家為鉛山尉誨其子必千里求師長子宏登進

士科仕至處州司法叅軍君其次也君少刻意于學自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史書皆手鈔成誦會熙寧元豐間朝廷以經術新天下人材學者宗王氏君于諸經自得其指歸而尤邃于易游太學十餘年率杖策往還其精如此方是時士集京師歲以千計君頴然出其間為之領袖一旦如有不樂者謝病歸召諸子出其書授之不數年其子舜陟舜舉踵相躡取高第而舜陟遂發法從與大州赫然為天子名臣君享其禄幾二十年自承事郎累官至朝散郎舜陟又以所當得之服授君

賜緋衣銀魚積溪固多士如君父子得名稱章紱而歸者無幾而君又慈祥豈弟有以宜之長老稱焉方舜陟之爲御史也屢擊大臣大臣欲寘之死而君不以爲憂及守合肥盜環其疆禽制有功州人懷之爲繪像以祠而君不以爲喜蓋君之得于中者又如此建炎四年八月辛亥以疾終于家春秋八十有一娶閔氏封安人前君卒四男子曰舜陟朝請大夫右徽猷閣待制曰舜俞曰舜申皆嶷然有立曰舜舉廸功郎二女子適士人孫文仲鄭邦彥五孫曰僑仔傳俊其一尚幼而仔亦廸功

郎請孤將以紹興元年五月丁未奉公葬于湖州安吉縣管城之原來求銘納之壙中其與君世姻知君非一日者宜銘以詔後銘曰

君之德純明亮直懿鄉而降戚修身以亟動而有則爲國人之式君之學得之先覺聞導而見卓不埽其璞遺其子孫有連城之穀君之榮世以儒名道傳而志行有子在庭吾亦髟纓饗耄期之齡卞山之陽維水泱泱雖非其鄉與其山相望子孫家傍爲萬世之藏

四十八願後序 略文

釋齋王

或曰淨土乃聖人之權方所以接鈍根化凡器也苟能一超直入如來地何藉於他力乎對曰佛世文殊普賢滅後馬鳴龍樹此土智者智覺皆願生淨土應盡是鈍根乎釋迦勸父王淨飯并六萬釋種亦願生淨土應盡是凡器乎此等聖賢應皆不逮今人之利根勝器乎況若以此爲權指何爲實權實之判非止一途自非教眼瞭焉何以甄別浴爾有識當信佛言招報非輕切勿容易昔孫莘老學士始以此疑之因會楊次公主客王敏仲侍郎論道契合遂釋其疑故莘老云四方言禪者雖

榮慧林為最盛臨濟之後有慈明慈明傳江西黃[illegible]
之道次公實傳之雲門之後唯雪竇雪竇傳懷懷傳本
本公居慧林時緻仲早得其法次公緻仲皆儒者學禪
得師如此方且汲汲以淨土為依歸則知淨土非聖人
之權設眞禪侶之棲止也苟能即心淨土本性彌陀生
則隨念往生去則實無所去則亦焉有彼此之異而横
指是非於其間也哉觀夫華老之言則信眞善知識不
違佛訓不欺自心事理俱圓實可宗仰願諸仁者皆以
死生大事為心無以人情取捨自礙賴如是願力念阿

彌陀佛發決定信誠起娑婆險惡之程作淨土水雲之客濯足於八種功德池水掛錫於七重行樹叢林入清淨海衆中叅彌陀善知識覽勝境而得不退轉聞妙法而易悟無生七寶樓邊四華池畔優游泮渙樂莫大焉庶以此願爲憑前程定無間阻苟或謂之不然則吾未如之何也矣

題石林詞　關注

右丞葉公以經述文章爲世宗儒翰墨之餘作爲歌詞亦妙天下元符中予兄聖功爲鎮江掾公爲冊從尉得

其小詞爲多是時妙齡氣豪未能忘懷也味其詞婉麗綽有溫李之風晚歲落其華而實之能於簡淡時出雄傑合處不減靖節東坡之妙豈近世樂府之流哉陳德昭始得之喜甚出以示余揮汗而書不知暑氣之去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公詞之能慰人心蓋如此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六